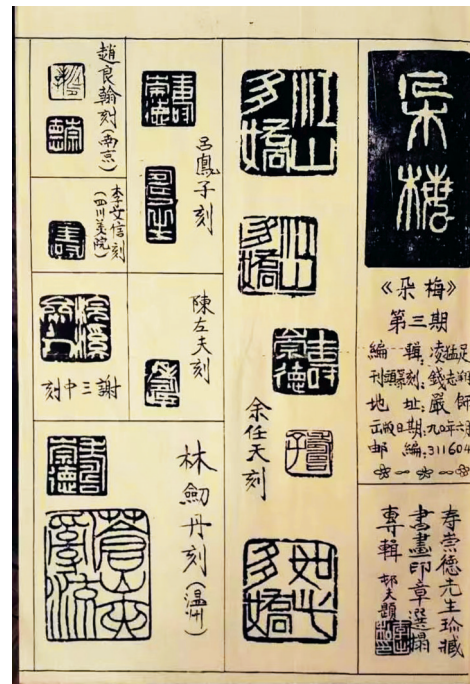


兰石斋杂记(十三)

## 《朵梅》

蓝银坤



相对于《新安江》杂志,《朵梅》更称得上是“内部刊物”,更专业化、受众面更窄。属于建德县书法工作者协会篆刻创作委员会的交流刊物,在1990年3月3日创刊,说是刊物,其实,每期只是小十六开两版单张而已。主编是李葆荣先生,由凌猛足、徐咏任编辑,刊址在严州师范学校。取名《朵梅》,可能是地址在梅城,梅城古称“梅花城”,梅花千万朵,撷取一朵,有谦虚之意在里边,另外是否因为上海朵云轩有《朵云》杂志,为沿其雅而取《朵梅》?不得而知。当时最难的事情是印刷,没有费用来源,量小无法制版印刷,复印机还未普及,这些都是头痛的事情。还好当时严州师范学校可能已经有复印机,因为凌猛足在此工作有便利条件,《朵梅》也就应运而生,创刊时的文字部分是李葆荣先生手写,第二期即用打印文字了,这应该是便利条件起作用了。从一、二两期篆刻爱好者通讯录来看,有十六位(当然不是所有,还有一些在后几期发布的),这对一个小县来讲,九十年代初有篆刻爱好者几十位,比例是蛮高的,周边县市大多是个位数甚至空白。从年龄结构上看年长的六十多岁,年轻的如凌猛足、叶欣、蓝银坤等才二十岁上下,中间年龄段的有李葆荣、戴庸庸先生。特别要记一下:建德当时最年长的张鉴先生和当时创作最富力强力的胡永前先生在前一年离世(胡永前先生是我的篆刻启蒙老师,离世时年仅三十岁)。他们两位对建德篆刻艺术的传承、发展贡献颇大。创刊号发表凌猛足、陆文良、金雪峰、李葆荣、徐咏、蓝银坤六位作者的各两方印作。第二期刊头采用篆刻边款形式刻《朵梅》二字,这是凌猛足的创意。第三期刊发“寿崇德先生珍藏书画印章选拓专辑”,寿老师无私将吕凤子、余任天、张耕源、矫毅、高石农、陈左夫、林剑丹等名家为其篆刻的作品公开,提供给篆刻爱好者学习,使篆刻爱好者大开眼界、受益良多。所以编后有寄语:“这期选蜕的印章,作者大都为印学界前辈,在章法、篆法、刀法上都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朵梅》发行没有几期就停刊了。此时,凌猛足在严州师范学校学生当中无私教授篆刻,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严师新安印社”,《朵梅》成了新安印社的社刊,继续服务于篆刻爱好者。后来由于社会变革、师资流动以及严州师范学校合并等原因,新安印社存在时间也比较短,《朵梅》也不知所终。可惜、可叹!

## 从桐庐的城北 远望桐庐的城南

杨东增

我在城北  
与桐江花园、富春居、桐君山  
站在一起  
遥望着天天在长大的城南

富春江在我眼前平静地流过  
大船小船儿吆喝着水调子的调子在我眼前慢慢飘过  
江沿水流顺着步道自上而下游过  
城市气魄在我们的视野里勇敢地飞出

一桥,横卧在富春江上  
二桥,横卧在富春江上  
三桥,横卧在富春江上  
两岸忙忙碌碌的脚步奔腾在富春江的桥面上

久在城北的县政府迁入城南以后  
城南,在桐庐县宏伟蓝图里迅速地展开了翅膀  
她左右逢源,飞速发展  
耸出多少高楼肩膀,架起多少企业身劲

迎春路向南延伸接上了杭新景高速的发展  
又散出多少纵横交错的街街道道  
城南扩展了高楼,城南增加了小区  
城南增强了民意,城南擦亮了容颜

杭新景高速的入口,以其特有漂亮和美丽  
把城市的荣光抬得很高很高  
桐庐高铁站和高铁东站相互呼应着  
把桐庐的发展领得很远很

桐庐城南,在桐庐城北的眼里  
像一匹威猛无比的战马  
桐庐城北,在桐庐城南的眼里  
像一匹憨实的耕牛

# 富春山上古道拂新绿

潘桦

长假期间,妻子忽然提议去富春绿道。对于这条新建绿道,我只是耳闻,不知具体位置。妻子也说是刚听驴友介绍的,位于富春江镇,应该不难找!

说走就走。9点30分从家中自驾出发,20分钟到富春江镇,旋即驶上钓台路。这里聚集了不少大型水电关联企业,不论国有、民营还是外资,产业的集聚升级让它们在全国乃至海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车至富春江大坝,我们向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打听怎么走,一位中年男子指着钓台景区的方向说,直走!同时告知,国庆期间限制车辆入内。我们找地方停好车,背上包徒步前往。

景区渐近,远古的隐逸之风不觉扑面而来。右边连绵群山,左边澄澈富春江,犹如置身于《富春山居图》。江面上大小船只穿行如梭,路两旁成排的老樟树苍翠雄伟,像是守护,又似列队欢迎。

路随山转,过了个弯,续行20余米,见右侧有石阶,一旁指示牌清楚写着“富春绿道——钓台段”,并附示意图。我手指石阶,对还在问询路人的妻子道:这里就是富春绿道!

二

层林秀岭倚云裁,绿道清风拂面来。踏上绿道,我们开启两个人的探寻之旅。

首先是一道2米多宽、30多米长的水泥台阶,仿木的水泥栏杆,古色古香的太阳能路灯,其风貌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接着是一段平缓山路,随后一段陡峭的台阶,如一路盘旋向上。

满眼翠绿。春夏的绿是嫩绿,给人以生机和活力;眼前的绿是翠绿,每一片叶子都在诉说岁月的故事。陆续遇到下山的人,有从山背面翻转过来的,也有是到山顶后原路返回的。显然,富春绿道早已名声在外!

快到山顶时,赫然见一路牌:富春亭、山野星宿。以为这是终点,迎面独行的“背包侠”却告诉我们,离终点还远着呢,走完全程至少得四五个小时。第一次走富春绿道,本就路况不明,一听说要走这么长时间,是继续还是返回?妻子一时忐忑。我知道妻子的心思,就说:“走全程吧!”于是,我们朝着“山野星宿”的方向继续边探边行。

一小段平缓山路,接着一段长长的上行斜坡,再搭配一个就着山势的平台,再接一段长长的下行斜坡。平台或大或小,斜坡有长有短,如此循环往复。一路上我们未曾遇见一个行人,四顾茫茫,不知前途如何,心情不由紧张

起来。此时妻子又接到一个朋友电话。我见她脸上浮现着急的神色,提议抄近路下山,却一直找不到下山的路。

“山野星宿,孤身万里”,此刻身临其境。问妻子,你在这边工作过,可知这山叫什么山?妻子脱口道,富春山啊。史载,富春山,县西三十里,前临大江,汉子陵隐处,宋文正公吊之。又谓富春山为元黄子久《富春山居图》原创地。随之,一个个在此驻足过的历史人物渐次浮于脑海并鲜活起来。

我武断地认为,严子陵不仅在山下隐居垂钓,还会在山上劳作留宿,可能孤身一人,抑或和二山野村民。彼时,陪伴他们的或许唯有江涛、凄风、星月,天地茫茫,忘却前路,就此停留,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

还有范仲淹。或专程去钓台瞻仰子陵,或因公务往来于建德和桐庐之间,这富春山中留有他的足迹,还有他那流传千年的《潇洒桐庐郡十绝》。“十绝”不仅至今为人们传唱,而且也使桐庐成为洒脱超逸的地标。还有黄公望,创作《富春山居图》的整整三年时间,他应该频繁来此写生……

他们或都留宿于此,或都经历过寒冷和孤单,但我想,他们的内心始终是温暖的。

三

不必急于赶路,把走路单纯回归到走路本身,大概就是一件美好而快乐的事。

我们又继续前行了一大段。妻子自言自语,其实那位打电话的朋友也没有什么要紧事,只是走全程怕时间长、体力吃不消,不走又觉得遗憾。我安慰说,我们慢慢走便是,大不了走到天黑,总能到达目的地。“两人结伴,不怕!”妻子说着便开始倒着走下坡路,还让我试试,说可以保护膝盖。我学着走了几步,因为总担心会摔跤,就放弃了。这时候妻子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不断鼓励我,坚持,再坚持!

不知不觉间,我们踏上了一条铺满厚厚的枯枝烂叶的小道,两旁的树木特别茂密、高大,有一种进入深山老林的感觉。此时,除了我们偶尔的聊天声外,唯有虫鸣和鸟叫,嘤嘤成韵。这一长段路程,我们走得异常轻松、愉悦。一转眼,来到一处依山势而建的山顶公园,几颗大松树,几块大石头,没有过多装饰,简洁大方又不失新颖别致。不知什么时候,妻子手里多了一根拐杖,还找了一根树枝让我也用起来。

我们一直在走,富春江始终陪伴着我们,哪怕在山腰,它也总在前方若隐

若现。四周高树林立,树枝摇曳在微风中,沙沙作响。还有一种丛生的树,树根上长着四五根主干,负势竞上,气势磅礴。也许前期气温偏高的缘故,此时虽已入秋,但山色依然苍翠欲滴。

小憩片刻,重又启程。不久来到一悬空观景平台,远处黛山千叠,脚下碧水东流,四周是大片的森林和竹海。“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我忽然想起《兰亭集序》里的句子,虽然没有王羲之们的雅兴,也不做琐事,但用来舒展脚力和眼力,开阔胸怀,实在也是很快乐的事情。我们驻足良久才离开观景平台。

随之来到一处长着成片高大而茂盛杨梅树的缓坡,“这里的杨梅品味一定特佳”,妻子“望梅止渴”,而我却闻见悠然茶香。据说这里曾经是茶山。“(严光)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严陵濑水田无多,只有开垦山地种植茶叶等等。于是,范仲淹用脚丈量土地,问民间疾苦,才有了“新雷还好事,惊起雨前芽”的醉美诗篇,也有了黄公望融画于茶,以茶释画的《富春山居图》。

四

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有时候坚持下来才是“山高水长”。

过了杨梅坡,来到一大片松树林,路旁竖着一块铁木制作的大牌子,上面刻有几个人像,写着“我们15个,平顶山之上”。

《我们15个》是由腾讯出品的节目,召集了背景迥异、互不相识的15个素人,暂别过往,从零开始,在极其苛刻的资源条件下,于荒芜的平顶之上共同生活一年。然而,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一个人坚持到最后,成为“被辜负的梦想”。

水无源则竭,木无本则折。任何理想追求都必须建立在现实之上。这时候,我的脑海就又浮现出了严先生的身影。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同学光武帝刘秀多次延聘,少有高名的严子陵仍隐姓埋名,退居富春山,过起了隐逸的生活。严子陵这种不慕富贵、不图名利的品格,一直受到后世的称誉。范仲淹称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其实严子陵退的是名利官场,退的是世俗纷争,不退的是鲜活人生。黄公望晚年也在“富春山”过起隐居生活,他不退的也是生活,因此才有了后面的传世画作。范仲淹虽然未曾退隐山野,但遭贬出知睦州不到一年的时间,兴办教育,兴修水利,为当地民众做了大量的好事实事;他始终与人民在

## 钟山寺

杨金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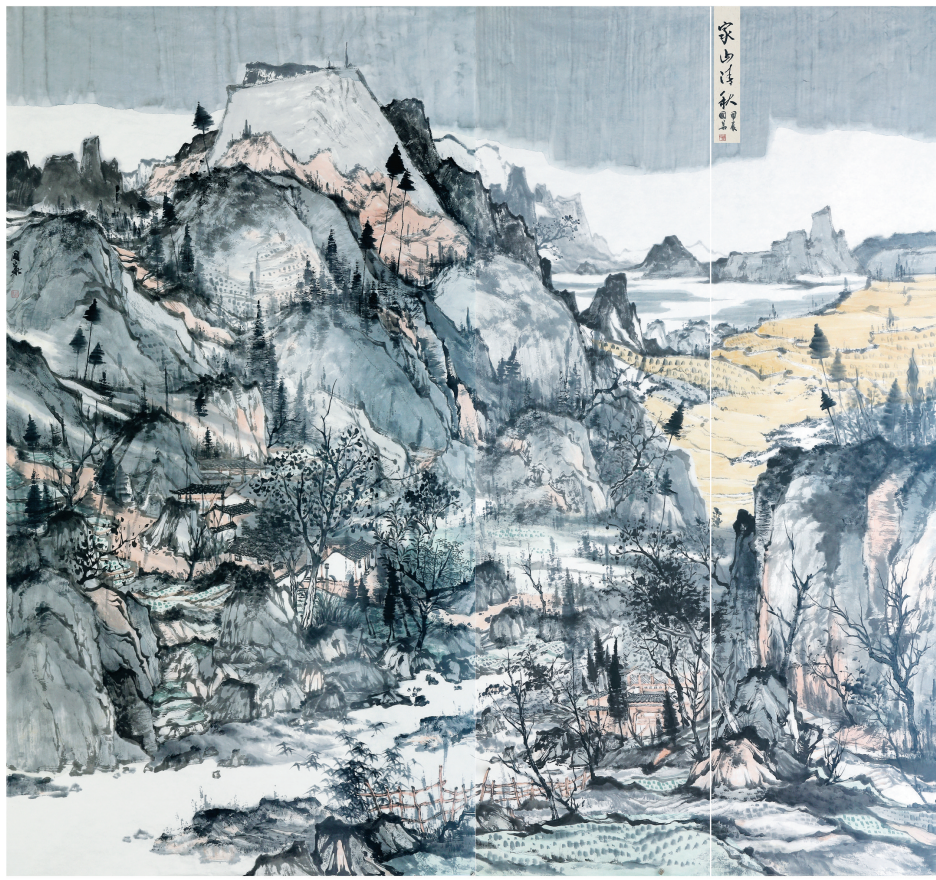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有着近2000多年建县史的地方,桐庐这片土地上曾经有着许许多多的扣人心弦的历史故事,留下了丰厚的人文底蕴。在这里,也许不经意间看见的路旁的一座小庙也隐藏着一段动人的传说;一个简简单单的埠头,你也能找到传世的诗歌。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有些地方仍然名显于后世,但还有许多地方则悄悄地混在历史的尘埃中。位于富春江镇里董村的钟山寺就是这样一座渐渐为世人所遗忘的古老寺庙。

由于该寺历史上曾经多次被毁重建,如今对于寺庙的渊源,即便是村中最年长的老人,都只有模糊的记忆了。据寺庙的庙祝说,这座寺庙最早是汉光武年间修建。如依此来计算,则寺庙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甚至早于桐庐的建县(桐庐的建县始于其后数百年的三国年间)。但对于这个传说,笔者却持怀疑态度。佛教大规模东传的时间公认为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年~75年),汉明帝刘庄时期。而在此之前就有了佛寺,于理不合。

那么该寺究竟建于什么年代?虽然散佚的历史已经让此不可考。不过从村人的另一个传说却可瞥见一点端倪。据村中的老人讲,钟山寺曾经在历史上显赫一时,是古代浙西地区的知名庙宇,而其建寺之初,曾经采用过与杭州灵隐寺相同的建设图样。盖因当时的建寺人想打造一座与灵隐寺相同的庙宇。杭州的灵隐寺建于东晋年间,那么钟山寺建立时间应该在其后,而村中老人也言及钟山寺建于南宋年间。如果以始建于南宋年间来计算,钟山寺也有700多年历史。

据庙祝介绍,该寺曾于元末的战乱中被焚毁,后于明太祖时期重建。其后数百年间不断得到加建扩大,成为当地知名庙宇。但进入民国后由于战乱和时局动荡的影响,钟山寺逐渐衰败。新中国成立后,村中修建水库,根据规划要淹没庙宇,于是钟山寺渐成废墟。不过幸运的是,水库建成后,却并没有将寺庙原址淹没。改革开放后,有外地僧侣来此,募化重建此寺。

从里董村步行三里即到钟山寺山口。入口处两山夹峙,中有一条道路从山下的红亭子处通过,道路左为一条小溪,右为一个池塘,池塘清可见底。沿着山下的石子路再走半里路就到了钟山寺的石牌楼。石牌楼的横梁上篆刻有“钟山寺”三个大字。重建后的钟山寺有门口的放生潭、正中大雄宝殿以及后殿观音阁等建筑。虽然重建后已经大不如昔,但仍然可以想象出当年的辉煌。



原画作180×194厘米

## 家山清秋

作者 许国华

## 岑参和桐庐“旧家”

邱升阳

岑参,唐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宝三年进士,授兵曹参军。当时西北边疆一带战事频繁,岑参怀着到塞外建功立业的志向,两度出塞,久佐戎幕,前后在边疆军队中生活了6年,对边塞风光、军旅生活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风情感同身受,其边塞诗尤多佳作。“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为千古传诵。

岑参的父亲岑植曾在富春江上游的衢州任司仓参军,岑参年幼时曾随父在富春江边居住。在《送王大昌龄赴江宁》中,岑参讲述了他居住在“富春渚”的经历:

旧家富春渚,忆忆卧江楼,  
自闻君欲行,频望南徐州。

诗人说,我曾住在富春江畔,江边有一座小楼,那就是我家。岑参念念不忘富春江,对桐庐的人文山水时有想念。严维落第回桐庐,他安慰道:“严子陵复在,谢公文可追。”《送严维下还江东》同僚李明府去睦州,他借富春江景寄托自己的思念:“严滩一点舟中月,万里烟波也梦君。”《送李明府赴睦州便拜颍太夫人》好友李翥南下,他很是羡慕:“帆前见禹庙,枕底闻严滩。”《送李翥游江外》天宝十年(751年)岑参自边塞返京后,曾避居终南山,度过了两三年半官半隐的生活。他在别业双峰草堂又一次想起富春江。桐庐不仅是他的第二故乡,更是他的精神家园。(事见《唐诗桐庐》)